

誌



雜

期十四第——一三第 卷二第

店 書 海 上
社 印 刻 齋 古 廣 蘇 江

小說週刊

獨鶴主任



誌

期一卅卷二

雜



雲先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羣濟)

來拈手信

本雜誌七十四期刊程瞻廬君所著「新發明的小說廣告」一篇語頗新穎可喜。竊維雜誌之「編輯臚墨」等。即做廣告者之原料也。既有新發明之副產品。安可無新發明之原料。爰取其意而改革之。藉博讀者一粲焉。

二月二。諸公纔吃撐腰糕。腰窩裏面硬蹣蹣。挺胸凸肚真氣概。十八個好漢彎呀彎。弗倒。倘若讀我紅雜誌。管教諸公笑折腰。這一期材料好。小說篇篇括括叫。政界從來多傾軋。營官降爲一老樵。浩然妙筆能描寫。雪中奕奕逞英豪。唐伯虎追舟風流事。程瞻廬偏要究根苗。向愷然。說怪談神真有興。這期講個蝦蟆妖。張鷟如。乃是京中名記者。也把奉天實事說嘮叨。雨後小說何香豔。纏綿春風楊柳條。未婚夫婦在公園來相會。喁喁情話醉春醪。這種文章虧他做得出。肉麻煞了吳中程瞻老。還有一篇未曾說。徐卓呆抱個小阿寶。這種人才蒼萃琳琅滿目的雜誌。祇化一角大洋實在難買到。諸公啊。不要說吾牛皮吹得噯陶陶。



紅 雜 誌

目

次

第八十一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三月七日
陰歷甲子二月初三日 發行

■ 短篇小說

雪中樵叟

李浩然

紅閨四時寫景

金純女士

三笑因緣彈詞考證

程瞻廬

蝦蟆妖

向愷然

落日

徐哲身

改良吳歌

蔣慰庵

阿寶(上)

徐卓呆

隋感錄

朱子佳

文壇趣話

嚴獨鶴

趣友

瓶齋

一位獨身主義者的嫁後

張薦如





新花底拾遺

程瞻廬

饕餮司小傳

穎川秋水

雨後

程瞻廬

記北滿女賊白菊花逸事

李容齋

紅綃諧謔

王天恨

豔紅集

鄭逸梅

英文大寫字母複形略似表

李瀛洲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三集)(四張)

不肖生

第三十一回 入深山童子學道

窺石穴祖師現身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第八十一回

託稽查欺人翻害己

叱包探弄假忽成真





雪中樵叟

李浩然

彤雲密佈。北風緊急。吹得樹上的雪。簌簌飛落。這時候山下忽然來了一個老頭子。手提扁擔繩索。腰裏插着一柄短劍。身披一件破棉襖。脚穿草鞋。踏着亂雪。順著山道走上去。山下荒村外。有三四個小

孩子在那裏頑雪球。看見這老頭子。都用手指著嚷道。老妖怪又上山砍柴去了。一邊嚷著。一邊拍手。老頭子回頭看了。看也不動。怒不過冷笑兩聲。仍然走自己的路。這老頭子雖然年紀將近七十。却是

目光炯炯。健骨稜稜。走那積雪山徑。毫不費力。不消一刻鐘工夫。已到半山。便從小徑轉到樹林裏去。放下扁擔。拔出短劍。砍那樹上的衰幹枯枝。那劍尺寸雖短。却是純鋼鑄就。鋒利無比。那枯木朽枝。怎

雪中機車

經他一陣亂砍。早已墜下一大堆。老頭子看著那劍。由不得嘆了。一聲。自言自語道。劍啊。你那裏曉得。你百鍊的鋒銳。却只能向這些樹枝施威。就是我的手拿著你。只說是能殺賊立功。誰想到砍柴取暖。說著由不得嘆息了。幾聲。這老頭子正在恹恹無聊的時候。忽然聽得一陣鶯鈴聲響。還難著脚步。聲忙向林外看時。只見十幾個衛兵。擁著一匹白馬。馬上坐著一個軍官。身穿軍衣。外套頭上却帶

著一頂皮帽子。將帽翅翻下來。將臉包住。還帶著一副避風眼鏡。看不出是何等面目。馬後馱著兩個包袱。壓得那馬行走甚慢。好像很沉重。那軍官在馬上坐著身子。朝前好像在馬上伏著似的。慢慢的走過去。那些衛兵也凍得瑟瑟縮縮。縮毫無雄糾糾氣昂昂的態度。老頭子看著由不得生氣。心想。這幫人枉為武人。一點精神都沒有。又想著自己少年時在軍隊中的時候。何等雄健。那裏像這般膿包。

若不是被那貪鄙的上官勒索賄賂。逼得我棄職逃走。本著我的一腔抱負。一定要把軍隊整頓得紀律森嚴。像這樣爬在馬上的無用之物。決不容他湮跡軍中。老頭子儘管癡想。忘記了砍柴。天色已漸漸暗了。一陣歸鴉啞啞的啼寒。老頭子纔猛然覺悟。不禁自笑道。無端的想這些舊事。連早晚都不知道了。便連忙將砍下來的柴。分作兩堆。用繩捆好。正要扁擔挑起。忽聽得遠遠的哎呀一聲。跟著就

是脚步聲亂跑。隱隱還聽得有人喊救命。便顧不得挑柴。提着扁擔走出林外。只見方纔過去的那些衛兵。飛也似的亂跑過來。那匹馬却不見蹤跡。想喊住一個逃兵。問是甚麼緣故。無奈那些兵耳朵都像塞了棉花似的。沒一個答應。只顧往前狂奔氣的老頭子緊走兩步趕上去。將後邊跑的那個兵一把揪住。嚇得那個兵跪在地下。只喊大王饒命。老頭子又氣又笑說道。那個是大王。你這奴才連眼

珠都沒生麼。那兵纔回頭一看。見是一個鄉下老頭兒。便一咕碌爬起來。臉上登時露出八太爺的本色。老頭子也不向他多說。只問道。你們遇見甚麼了。這般跑法。你們那位長官和馬呢。怎麼不見。那兵只說了有匪兩個字。便又撒腳走了。老頭子便轉過身來。向他們來的那條路迎上去。走了不遠。便聽見哀呼饒命的聲音。連忙趕上幾十步。只見方纔那個軍官爬在地上。被一個粗暴的漢子拖着走。那

漢子一邊走一邊用棍子打他。彷彿趕豬一樣。老頭子便怒吼一聲。舞起扁擔跳過去。照着那漢子就打。那賊見有人來。忙將手裏拖着的人放下。舞棍迎敵。那裏是老頭子的對手。只十來個照面。一扁擔打在那賊肩上。呼痛而逃。老頭子追了幾步。忽然林後又跑出三四個人來。各執武器。老頭子也不在意。舞開扁擔。不久便都打退。見他們人多。便不向前。剛要轉身。看那個軍官忽然山石後面又跳出一

個大漢來拿着一條很粗的木棍。照頭打下老頭子連忙迎敵覺得這人本領不像以前那幾個手裏這扁擔中間寬兩頭細還帶着灣形使動不便利便退後幾步丟了扁擔拔出短劍使出剛纔砍柴的威風一連幾下便將那粗棍削去一截又猛然將棍一撥奮力向前。

一刺大漢閃躲不及腿上早着了。一下也就擲棍而逃老頭子纔回身走到那軍官面前看他還爬在那裏哼問他受傷沒有他連連道謝說沒有受重傷只是被那賊拖着走膝肘都擦破了所以不能起立老頭子不禁笑了一笑便將他扶起背在背上走回家去到了。

家裏先替他把瘡痕裹好又燒了一壺熱水纔替他將皮帽解下見他面上有一塊紅癍斗然一驚再細看一看不禁失聲道你不是錢標統嗎那人也顫聲叫道你……你是蔣營官我不料想你救我的命……我多謝你……我……我真對不住你……



紅閨四時景寫

金純女士

紅閨無事樂天真。紅友邀來踏綠茵。鬪草偶經紅杏下。繽紛紅雨濕羅巾。紅欄閒倚晚涼天。高樹蟬鳴紅日偏。笑把紅蓮比顏色。紅妝終不遜花妍。霜染閒庭楓葉紅。夕陽紅映雁飛空。紅樓戲把秋光寫。儂白妃紅點綴工。紅梅白雪各精神。白雪紅梅各鬪春。雪映紅梅梅映雪。此生忘却紅塵。





三笑因緣彈詞考證

程·瞻·廬

唐伯虎三笑因緣。幾乎婦孺皆知。絃索登場。聽者忘倦。其間事多附會。然亦不盡無稽。茲述其可考者如左。

蕉窗雜錄云。唐子畏被放後。於金閨見一畫舫。珠翠盈座。內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顧己。乃易服買小艇尾之。抵吳興。知爲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作落魄狀。主人留爲二子傭。事無不先意承旨。主甚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要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准汝所欲。徧擇之。得秋香者。金卽閨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

之夕。女郎謂子畏曰。君非向金閨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旁若無人。脫視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

三笑因緣彈詞考證

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於塵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居無何，有貴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與客客於席間，恆注目子畏，私謂君貌何似唐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于賓席，盡歡。明日，治百金裝，併婢送歸吳中。彈詞言三笑留情蕉窗雜錄，祇言一笑，且主人非華氏，其家亦非蕩口，結婚後由主人送歸，而非私逃，均與彈詞微有出入。

耳談云：陳玄超名玄，句吳人，父侍御，疏論嚴氏誦死。玄少年，倜儻不羈，嘗與客登虎邱，見宦家從婢姣好姿媚，笑而顧已悅之，令人跡至其家，微服作落魄狀，求傭書焉。留侍二子，文日奇，父師大驚，不

二

知出玄也。已而以妻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惟汝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以妻玄。既娶，婢曰：君非虎邱相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喪，表素而華，其裏少年俳優可笑，非有他也。玄謂不然，益兩相歡，會有貴客過其主人，玄因假衣冠謁客，客與歡甚，從容言及白吏部，蓋玄之外父吏部正柄國尊顯，主人聞而大駭，始悉玄始末，亟治百金裝，併婢贈之。耳談所載與蕉窗雜錄中語大同小異，惟事出陳玄超而非唐子畏一段，豔史果將誰屬耶？堅瓠集云：華學士鴻山巖舟吳門，見隣舟一人獨

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既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諧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笑極歎曰。暮後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獲配秋香之誣。

西神叢話云。俞憲號是堂。次子見安。偶從舟次見一女郎。心悅之。買舟尾其後。至吳門。知其爲某富室青衣也。因語舟人與其僕曰。留此一月待我。勿移泊他所。獨造女郎家。求爲蒼頭。主人留伴其子。

三笑因緣彈詞考證

讀見安爲其子代筆。爲塾師所覺。頗向主人稱其才。主人將於羣婢中擇佳者。授之室。時吳中大戶多以糧役傾家。主人深以爲憂。蘇郡守某。是堂之同年也。見安潛入己舟。呼僕隨詣守署。以年家子晉謁。力爲主人求罷役。守允其請。翌日訪見安居。停答拜。主人初不知。見郡守無端及門。倉皇失措。而見安已出迎道歉矣。守既別。主人揖見安上坐。問所欲。乃以實告。且聞重役已釋。驚喜出意外。遂飾此青衣爲己女。厚嫁之。近人以其事爲唐寅余詢其從孫祖源。始得其本末。女郎號美娘。蓋好事者駕言子畏耳。

以上二則均可爲子畏白誣華家小姬隔簾一笑事。

三笑因緣彈詞考證

誠有之。而無賣身投靠之舉。賣身投靠者。爲俞見安。而非唐子畏。且主人亦非華鴻山。婢名美娘。亦非秋香。

涇林雜記云。唐伯虎才高氣雄。藐視一世。其詩畫尤爲時珍重。錫山華虹山學士夙所推服。神交有年。尙未覲面。唐往茅山進香。道出無錫。泊河下。登岸閒行。見乘輿東來。女從如雲。有丫鬟貌尤豔麗。唐尾其後。至一高門。衆擁而入。唐凝盼悵然。訪之。知華學士府。歸舟迷惑。展轉不寐。中夜忽生一計。若夢覺狀。被髮狂呼。衆驚起問故。曰。適夢一朱髮神。云進香不虔。宜獲譴。因持金杵作欲擊狀。予哀乞再三。乃云。姑恕爾。隻身至山謝罪。可倖免。否則

四

禍立降矣。遂驚醒。今當獨往還願。汝輩可操舟速回。毋滯乃公爲也。因登岸疾行。潛至華氏典肆中。見主櫃者。卑詞降氣。謂小子頗善書。欲投府上寫帖。幸爲引進。即取筆書數行授之。主者以白華召之入。儀表俊偉。應答如流。華公頗有喜色。令作大兒伴讀。賜名華安。安得進身。潛訪前所見丫鬟。云名桂華。乃公所素寵愛者。計無所出。安偶見公子文義有未妥處。私加改竄。師喜其徒日進。持文誇華。華曰。此非孺子所及。必倩人耳。呼子詰之。弗敢隱。因出題試安。援筆立就。呈文時。手有枝指。華閱之。詞意兼美。益喜甚。留掌文房。凡往來書劄。悉以屬之。未幾。主典者歿。華命安暫攝。出納維慎。欲令

即真。而嫌其未婚。謀爲擇婦。安倩人告華曰。安聞
主公將爲置室。恩同天地。第不欲重費經營。配以
侍兒可耳。華曰。婢媵可令自擇。安遂微露欲得桂
華爲婦。公初有難色。而重違其意。擇日爲之成婚。
合卺之夕。相得甚歡。居數日。安告女曰。吾唐解元
也。慕爾姿容。屈身就役。今事諧矣。可潛歸。蘇女欣
然從之。遂買小舟。乘夜過發。華令人徧訪。杳無形
迹。年餘。華偶至閨門。見書坊中坐一人。極類安。持
文繙閱。手亦有枝指。詢之旁人。云此唐伯虎也。華
因擇日往訪。唐出迎坐定。華審視再三。益信爲
安。而難於直言。因縷述安去來始末以探之。唐但
唯唯。忽命童前導入後堂。請新娘出拜。珠珞重遮。

三笑因緣彈詞考證

不露嬌面。拜畢。唐携女近華。令熟視之。曰。公言華
安似不佞。不識桂華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
別。華歸。厚具奩以贈女。遂締姻好云。
此篇所載特詳文字。亦近小說家言。彈詞中材料大
概以此爲本。然亦有差異者。彈詞言遇女於虎阜。此
篇言遇女於錫山。一也。彈詞言三笑留情。此篇不言
女笑。二也。彈詞言追舟至錫。此篇不言追舟。三也。彈
詞言女名秋香。此篇言女名桂華。四也。彈詞言子畏
爲華氏兩子代筆。此篇僅言大兒五也。彈詞言合卺
之夕。子畏即挈女私行。此篇則言數日以後乃行。六
也。由是觀之三笑因緣彈詞。雖非嚮壁虛造。而根據
之材料。不出於燕窩雜錄。涇林雜記兩書。是二書者。

三笑因緣彈詞考證

均小說家言與實錄有別且言人人殊耳新所載則屬之陳玄超西神叢話所載則屬之俞見安倘悅迷離莫衷一是然則子畏之扁舟追豔其事固莫須有也彈詞又言子畏有妻八人得秋香而成九美此說更無價值之可言祝允明所撰唐子畏墓志銘云「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沈德潛畫跋云「寅妻徐氏徐廷瑞之次女也」尤侗祭明解元唐伯虎先生文云「生世不諧知音蓋寡無妻無子中年殂謝」弇州山人稿云「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有妬婦斥去之」唐兆民遺命記云「伯母徐氏繼沈氏生一女配王氏國士履吉之子爲室」王鴻緒史乘云「謫爲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

六

後緣小故去其妻」吳郡二科志云「寅罷歸朝臣多歎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就諸家之說觀之子畏一妻前歿一妻被斥中年潦倒內助無人九美之說完全失實矣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沿街聽唱蔡中郎云笑因緣之厚誣伯虎與琵琶記之厚誣伯喈一也夫扁舟追豔之事明代固另有其人爲陳玄超爲俞見安是一是二無從證實而子畏被放以後落拓不羈又素以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自命好事者因攫取陳俞之豔史加以粉飾附會之談播諸絃索流傳古今遂使婦人小子莫不知有唐伯虎賈身投靠賺取秋香之事而陳玄超俞見安名字則知之者蓋鈔張冠李戴陷伯虎以佻健之名小說之不足憑如是可慨也



蝦蟆

妖

向愷然

新事劉說公最歡喜談怪異的事。他年紀雖輕。腦筋裏面所藏的希奇古怪之事。却是極多極多。他說新事苗峒裏有個姓藍的。漢文做得很好。在三十歲上進了個學。天生成他一身驚人的氣力。一隻手能舞得動一百二十斤重的大刀。並會遇異人。學會了許多法術。他平生用一把六十斤重的鋼叉。共殺死過一百隻虎。殺到第一百隻的時候。遇的是一隻三腳白額虎。這三腳白額虎的來歷。是因為苗峒裏的獵

戶裝設釣虎的釣。這白額虎是會上過釣。自己咬斷了自己的前腳。逃出來的。苗峒裏釣虎的釣。係用絕粗的南竹。一端深挿入地下。竹梢朝天。用數人之力。將竹梢牽下來。使竹變成圓形。用牛筋打許多活結。鋪在南竹的前後左右。總結繫在竹梢上。虎爪蹠踏在活結上。便縛住了。不得脫。虎不知道是釣。也沒有解結的能力。自然用力拉扯。一扯發了竹梢的栓紐。就連虎彈上了半天。虎上了釣。惟有亂動亂叫。絲

毫沒有解脫的方法。祇有這隻白額虎，被釣的是前脚，便自將前脚咬斷，跌下地逃了。比尋常的虎精明些，姓藍的費了許多周折，才將這三脚虎收服。已教人剝皮，剝下一半了。姓藍的走近虎跟前來看，想不到這虎忽然跳起來，將姓藍的左膀抓傷了。姓藍的平日殺虎，全仗左手拿叉。左膀既被虎抓傷，便不能再殺虎了。從傷了左膀以後，就專拿法術替人治病。安宅驅邪，新寧的人因此都叫他藍法師。藍法師喜吃蝦蟆，每到秋季，蝦蟆正肥的時候，他每夜必拿一個火把，一個布袋，到山澗旁邊石岩裏，照蝦蟆，照了用布袋裝着回來，自剝自吃。有多少，能吃多少。照來照去，山澗裏的蝦蟆已被他照得一乾二淨了。他

祇得去離家略遠些的山澗裏尋覓。因為離家略遠，恐怕在山中遇有野獸，隨身帶了一把單刀。但是他這單刀和尋常的單刀不同，尋常單刀重量不過數斤，他這把單刀足重三十二斤一寸厚的刀背，三分厚的刀口，形式像一把單刀，實際一些兒不鋒利，也沒有刀鞘，終年也不磨洗，鏽得和一片死鐵一樣。據藍法師自己對人說，這單刀是他師傅傳授給他的。已有千數百年的歷史了。這刀所懸掛的地方，妖魔野怪決不敢近。三千年道行的老狐，已有三隻死在這單刀之下。山魃野魅被斬除的，更是不計其數。於此可見這單刀的威力了。藍法師將這刀帶在身邊，到離他家六七里以外的山澗裏，照取蝦蟆。第一夜